

集部

兩谿文集卷三

明　劉球　撰

賦頌

至日早朝賦

維宣德紀年之五載逮玄冥司令之中旬羲和回馭於北陸招摇指子於初昏玉琯之灰乃動黄鍾之候維新開萬物之大始轉一氣於洪鈞幸會昇平之運於今日

宜致履長之慶於紫宸焉故詩則靈臺是定禮則鴻臚斯宰儀物則内外畢備執事則大小恪戒莫不齊沐宵興敬恭以待是日也及東方之未曙仰明星之猶光車塵紛兮以起途燭爍兮交張聽玉漏之滴瀝望廷燎之輝煌九門闢兮既廓三鼓發而有鏜填兩掖以競進鳴雙珮兮鏗鏘陛衛羅以萬隊鹵簿設其兩傍合之則為耦離之則成行牙旗羽蓋龍文鳳章玉節金鑾殳矛戈揚衆不能名美不能方少焉日曈曨兮東躋雲縹緲兮

下冪浮佳氣於簾櫳燦祥光於金碧飛烏隼兮垂翔凝冰霜兮融液爐烟起而香風飄廷鞭響而羣囂寂閤象端厥容止仗馬不敢喘息然後起瑤扃來警蹕鴻鐘鍧鑾輿出高明袞衣之日月遂覩天位之飛龍黼扆後設而斷必自乎睿思晃旒前垂而明不掩於重瞳無動聲色篤恭其容儼然帝舜之正位乎南面無異周武之垂拱乎九重其臣則王公侯伯貂蟬肱幘玉帶懸牙朱衣襲錫卿大夫士降至百職濟濟蹌蹌莫不盛飾冠以品

分班以次設東文西武鴛排鷺植服聲教者有遠夷凛
尊親者適羣貊詩書所未道其名漢唐所不賓之國皆
奉玉帛而遠來亦幸觀光乎其側於是絳幘雞人長鳴
東廡伶官發音金石柷敔琴瑟簫管交宣迭鼓聲洋洋
乎盈耳節鏗鏗乎有序禮官唱讚登降拜俯進退啟蹕
或躍或舞咸中乎儀罔愆於素諸方匭進之辭既退萬
口嵩呼之聲齊舉喜動乎天顔聲震乎寰宇迨乎大禮
既成祥慶荐臻荷天子之有命賜衆臣休暇於浹辰宴

幣既頒恩禮復勤凡有生之衆庶莫不願戴於一人且夫冬之為節自古所尚豈但魯史脩雲物之書周官重圜丘之享蓋其在易卦則為復而復之為義取乎陰消而陽長陽長則君子道泰之漸陰消則小人道否之象上必體此而思君子之道當崇下必體此而思小人之道不足仗上下同情是則是懲務使邪枉不得勝乎正直讒慝不得妨乎賢能則天下可納之仁義之域功德可齊乎唐虞之稱皇圖於焉而鞏固福物自是而駢增

畜鷹賦

惟鷹之為鳥有號曰鷙鳩鍾炎精以為武德稟金氣而多伐謀習學則時乃夏祭鳥而天以秋感以時養翮以日脩非其類不與非其林不休此羽族之雄傑百鳥所不得儔也是以有炳其文不一其色竦膺而昂脰博脛而健翮尾以合盧為貴目若點漆之黑喙曲於酋矛趾利於鐵棘望遠兮若愁胡立屹兮若置石高舉則飄然凌乎九重之霄漢下視則廓然見乎萬里之山川倏然

閩越忽焉幽燕嶽靈不能障川谷不能延其奮揚也有
尚父之勇其捕逐也有子産之賢其數飛也髣髴乎學
者之功其以小制大也兼總乎御史之權故百獸望之
而跡斂衆禽觸之則軀捐豈其情之好殺蓋亦天使其
然也一旦應明詔沽善價貯雕簽覆黄帊足紆碧絲之
縚以為常首冠繢韋之幘而少謝脫風霜於渤澥之濵
濡雨露於閶廷之下顧玩嘆賞徘徊聖駕迺命鷹坊寧
厥攸舍處之温凉之室栖乎丹朱之架肥鮮飽於歲月

食息時於晝夜幸遇比乘軒之鶴不殊親愛雖入懷之鵠莫跨使其才不絕倫則是寵也亦何由而逛哉迫乎閉蟄屆候冬狩及期萬乘雷動億騎雲隨則臂以金吾之衛士乘以内廄之驍騅左右乎紫鸞之駕後先乎翠鳳之旗入泱漭之野以較獵臨奔逐之時而脫羈是宜竭所能鼓厥翅與西旅之獒戮力東海之豹合勢大搏彼熊羆小殪此兎雉獻獲虞人奏功輿次以羞大庖以實賓器以為乾豆祖廟是事思効報於萬一求以免乎

素餐之愧則於恩爲不孤於德爲無負苟饑則惟人是依飽則高飛而遠去則雖有矯矯之翰善攫之距較名而考實曾鴟鴞之不如若阨困而賴濟於人爲臣而叨食於主蒙其施當懷其報可不鑒視於鷹乎

龍駒賦有序

馬之爲瑞蓋自羲軒虞夏以來世有之矣今皇上涖大寶七年山西以龍駒來獻其體雖原於馬育其靈實類於龍驥誠國家之瑞也皇上乃下明德之音却衆臣之

賀又得春秋不書祥書不寶異物之義蓋因皇上之謙抑而益見是駒之出有以開天下治平於無窮焉臣雖愚昧幸際昌期謹獻龍駒賦一首以昭美事於萬一賦曰

惟皇上之臨御措區宇於至平廼氣和之感召致龍駒之誕生其蟺蜒之毓秀扸星房之構精産彼山河表裡之郡進於日月光華之廷雄奇則體乾象之剛駿逸則孕坤牝之貞蓋世所罕有之竒瑞乃天所僅降之休徵

也觀其彖膺牛尾虬骼麟角耳批竹而竦立目夾鏡而雙明頂攢花兮若玉蹄翻霜兮勝瓊妙姿體之殊絕偉鱗鬣之縱橫蓋夐然不類乎凡馬之為形矣至其動合矩度鳴諧律節馴不待習馳不假策觸焉而不驚秣焉而後食勢矯矯焉斯臧性循循兮無癖順乎人情盡其物則又宛然其有君子之德矣若乃擁金鞍驕玉勒出羣則萬騎皆空騁駕則千里一息朝發步於九馗夕周遊乎八極紛紅塵兮後起泚赤汗兮交滴風邁而星馳

霆驅而電掣又豈尋常之足可以擬其才力哉是以陋渥洼之所産鄙大宛之所歸雖周苑之八駿不足當其美豈燕臺之千金所能充其貿高視往古獨步當時市不得鬻人不能私奚必遇伯樂頌傒斯而後知其駿稱其奇耶脱閶闔登天閑出逢時育得所蒙雨露之沾濡依天日之嫗煦亦何幸乎生之不凡而出遭聖主聖主奇之以示衆庶衆庶遑遑爭先快覩莫不曰吁昔庖犧得負圖之駿而書契造軒轅乘服皂之駒而百度舉乘黄

出而舜德光飛菟至而禹績序則此龍駒之出也又豈不足況我皇明之休譽哉請竭愚誠薄致慶語皇上曰咈使五穀熟而百姓寧夷狄服而禮義興是乃有國之上瑞又奚必祥此一物之靈於是有拜手稽首而歌之者曰元氣混兮育龍駒質不羣兮志夐殊跨騕褭兮凌騊駼倏幽冀兮忽荆吳誰所致兮皇德敷繼而有賡於其列者曰龍駒至四海肅百穀稔百姓足龍駒至九夷服皇圖鞏皇風穆龍駒至萬物育天之貺國之福歌竟

而祥飈四至瑞雲燭天百工相與鼓舞於廷陛之下同聲以祝聖壽於萬年

瓊島觀燈賦 有序

皇上臨御之六祀四海歸於至治百祥應於豐年迺於瓊島張燈以慶元夕以奉聖母之歡下及羣臣皆賜榮宴四夷百姓亦得預觀聖恩溥及如天衆情欣戴無已莫不願聖壽與日月同其悠長皇圖與天地同其廣大況臣叨祿春官過承寵遇慚無効報之勤敢竭奉揚之

語謹為元夕觀燈賦一首以進賦曰

繄皇風之清穆囿寰宇以皆春來玉帛於萬國同車書於八寅樂年穀之屢穰致祥慶之駢臻氣與形和俗由化醇撫元夕之既届實物華之肇新用張燈以娱節而必瓊島之是因焉是島也奠重城濱太液境玄玄勢奕奕殿則有仁智介福延慶之嘉號宫則體廣寒金露玉虹之令式方壺瀛洲之景儼乎相沿白虎青龍之洞杳乎交闢歷萬年之佳樹窮九土之怪石莫不獻奇其中

羅列其側是誠大内之美觀歷朝之勝跡也於是高跨其峯巔甲循其水澤象六鼇以駕山因五方而為色結綵垂旒抹金綴碧粧點瑶燈其數萬億皆因物以賦形而各妙極其飾也蓋飛則雉鴈鳶鷺鴛鴦鶺鴒雜然羽族惟木是憑走則麕兎麞猱若羝若駉羣分隊别隨山而升潛則蝦龜蛙蟹巨鯉脩鯨揚鬐動甲惟水是縈巨而日月細而列星羽衣道侶緇服神僧類莫悉辨衆莫能名各一其色各肖其形皆曲盡匠石之巧妙而奪乎

天地之功能也迨乎西下金烏東升玉兎乃命司烜大然列炬爆竹雷鳴燭龍電驚須臾而萬火畢張倐忽而四山高布綻菡萏以連城綴銀花之滿樹彩雲煥兮垂層空珠宿森兮擁前路春柏柏兮回光天朧朧兮欲曙走火騎而人皆辟易翔烟花而物皆鼓舞笙歌發而百戲方作鸞鳳下而衆樂斯舉宛然太乙之降臨儼若青陽之回馭於是揭珠簾啟玉户面以宫闕臨以輦輅豈但以至治之功既成嘉好之節難遇而欲於萬幾之暇

少快一時之覲哉盖因時和奉母后進珍羞上春酒以愉慈容以介眉壽盡愛日之誠而養以四海之所有將訓天下以孝是即成周之綏慶於文母也上自公輔下逮庶官皆賜以假皆與其觀歆以觴醑食以盤飧以勞其勤與樂其安將勸天下以忠是即卷阿之君臣同歡也弛衛禁發扃鑰使衆庶百姓蠻夷部落皆得覲其光輝增其欣躍而幸生遇時遂目覩聖作將廣天下之愛是即靈臺之與民同樂也舉斯心加之廣土流是德溢

乎寰穹則人將恭為子職士皆勵於臣功家服禮義之化鄉敦仁厚之風平平皡皡肅肅雍雍躋聖齡於萬億熙鴻業於無窮

景星賦　有序

臣聞人以德感天以祥應此理之自然古今之所同也近覩景星見西北天門之上稽之載籍謂必四氣和而天子孝德治功與天同大而後景星出惟昔黃帝堯舜之世有是祥焉洪惟皇上內篤至孝之德外宏至治之

功合氣化於太和與天心而協一是以天出景星以彰
皇上之功德以兆國家億萬年隆平之慶也天人感應之理為甚昭矣臣目覩曠世所無之祥不可無詞以奉揚於萬一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癸丑之秋閏月初旬有星麗天光彩絶倫明日而客有問於國之老人曰疇昔之夜瑞靄絪緼瞻彼星象高麗天門皎若鑑之出匣炯如月之滿輪輝映乎七曜勢拱乎三垣燭龍不敢以張炬奎畫未足為有文圜率土兮

不夜耀普天兮若晨人皆知其為景星矣而莫悉其瑞之所由臻焉惟子博前聞習舊史明天道究人紀格事物之至徵知休徵之自始幸開愚之憤發愚之悱告之以瑞應之由使明知夫天人相與之理國老曰大哉瑞應遠且有徵蓋必世有盛治而後天有景星昔者三皇之道莫備於軒轅而是星有攝提之見五帝之德莫盛於堯舜而是星有翼房之呈爰考瑞圖之所載旁搜占書之所稱謂必四氣合至和之極天子篤至孝之誠賢

能盡任使之道海内有懽悦之聲制作合乎天意法令順乎人情德至八表高與天并斯天垂眷而景星昭明焉今天下廣大天子聖睿體元居正法天出治四序順行二儀由位炳玉燭之輝煌穹亭毒之功遂四氣可謂和而無沴矣内奉慈闈之養上虔祖廟之祀數問候以承歡善繼志而述事其孝也可謂極其至矣崇錫命用奬已用之賢歌招隱以來未用之士則任使務在得人而賢能皆樂於仕矣頒巡撫之條而人樂其業下寛恤

之詔而家蒙其利則四海之内無不懽且慰矣樂由陽成禮由陰制聲律克諧典章煥備則制作可謂合乎天意矣禁必公行法無私置爵人所好刑人所忌則法令有以順乎民志矣德化之周洽仁恩之溥施窮寰宇之廣而畢濡若元氣之流而無滯則德至於八表而與上天為無異矣故能動太虚感重玄嘉祥集景星懸瑩然璧拱燦然珠連溥八埏而朗照倍五緯以昭宣使符皇道之瑞復流輝於今日而應帝德之祥不專美於昔年

播皇風之浩浩開皇慶之綿綿感之也自人應之也在天天人之際夫何間然客曰瑞應若此復何加焉國老曰今天子篤烈之心茂無涯量昨進羣臣示以天象曰臻玆慶祥賴爾輔相尚悉乃心變調寅亮毋謂績著而可惰毋謂效成而可放尚慎弼予昭荅天貺苟德不加脩而職隨以曠雖有嘉徵亦奚足仗羣臣皆再拜稽首而言曰陛下盛德名此禎祥顧予臣僚之力萬無有於錙銖願毖厥終一如其初用迓百休用恢鴻謨雖臣才

之不逮敢不孳孳思效其愚於是上下交懋化育宏敷
豈以得瑞應為已足而謂政可不必圖與客乃喜曰問
一得四既聞天人之相與又聞上有誠下之訓下有諷
上之語欲經綸乎斯世使比隆乎三五亦何幸乎生逢
其辰而事得其主哉國老曰雖然吾且有詩四章以形
容乎景星之盛瑞而歌詠乎聖朝之雍熙舉以授子共
祝國禧客聞而躍曰盛哉斯詩盡乎華封三事之祝詳
乎虞廷賡歌之詞足以流皇朝之德美而賛皇慶於窮

期請播之朝野使人人得而頌之其一章曰景星輝兮天西北晃六合兮周萬國夜如旦兮昭瑞色誰所召兮聖皇德其二章曰景星燦兮天門上溥天下兮畢融朗皇德茂兮天所貺兆時雍兮顯有象其三章曰覩景星兮衆忻忭天子恭兮飭臣獻各共職兮荅天眷慶大來兮國永奠其四章曰仰景星兮物煥遂肅百僚兮欽聖制凞洪猷兮邁百世皇壽隆兮萬億歲

瑞應麒麟賦有序

天啟皇明億萬年景運皇上以至仁盛德纘四聖之緒
為天下生民主寔當亨嘉之期肆即阼以來篤任碩輔
簡擢庶寮省去冗務侈費以仁育萬方迄今四載内安
外服西蕃阿台之衆北來瓦剌之使東南番夷職貢駢
臻榜葛剌國復航萬里海道來獻麒麟諸方物夫麟仁
獸也必王者有德而後至今也出自遠國獻至闕廷非
天貺有德之明驗歟惟成周盛時越裳氏來獻瑞雉成
王周公受而益脩厥德遂隆慶祚於無窮皇上召兹嘉

瑞而承之以德國家盛大悠久之慶宜烋隆於周也臣
忝職詞垣何幸身親覩之爰竭愚能為麒麟賦以進其
詞曰
緊大鈞之造物兮為毛羣者三百有六獨麟之為形兮
卓不類乎其族等膺臆於鳳鸞兮象體貌於麕鹿聳昂
昂之狼頟兮立亭亭之騏足蔚文彩之繽紛兮儼容止
之雍肅其為音也中律兮雖有角也不觸動則惟義是
由兮静則惟仁是育為四靈之稱首兮亦百獸之所伏

肆稱德於禮兮且詠歌於詩誠非常之靈貺兮實間世之禎祺覿之也不偶兮得之也尤奇蓋天之秘其祥兮必覽德而歸之維皇德之高厚兮上配穹昊克承天眷兮嗣履大寶遠效法於神祖兮近繼志於聖考銳緝熙於聖學兮頻詢德於耋老允庶士之是任兮溥赤子之皆保既文教之覃敷兮乃武藝之繼計德既邁於從前兮功且垂於以後囿羣生於太和兮躋一世於熈皡故致此靈物兮出彼海隅紛遠夷之不敢有兮謂此中國

之祥符從之以方物兮載之以穹艫海若蹌以效役兮風伯翔以啟途倏發迹於西洋兮忽至止於蓟都廓閶闔之既闢兮熈晨光之欲曙昉倫獻於大廷兮屢惠顧於當宁六龍為之回旋兮百辟欣而快覩瑞彩溢乎神州兮頌聲遍乎寰宇豁宸量之廣大兮與化育而同流覩祥麟之在囿兮如瑞雉之於周豈侈夫休徵之來兮而忘於吾德之脩將愈篤於敬兮用昭答於天庥惟宅心之翼翼兮宜集慶之優優鞏皇圖之萬億兮與周德

而匹休

擬萬國咸寧頌有序

易曰萬國咸寧蓋言聖人在上與乾元配德而萬物莫不安其所也伏覩皇明自太祖開業垂統太宗仁宗繼宏功德益遠益隆傳至皇帝陛下尤勤於任賢急於勸職以恢鴻圖以致環海內外悉乂悉和旁洽百夷遐荒莫不賔來易所謂萬國咸寧誠惟今日為然也然昔周之盛其臣皆能歌頌其休列之經集傳之無窮臣雖愚

不肖然幸生太平之世故敢竭無用之才為萬國咸寧頌一首思効播盛美於萬一其詞曰

於維皇明顯有天位尊無以加聖以繼聖爰自神祖戡滌亂穢總挈乾綱峻命顧傺赫赫文宗紹緒都冀朝貢道均樂諧禮製穰穰秩秩仁考覃惠博賚廣封緩刑省稅三后委慶于明天子天子臨御惟賢思致迺詔曰咨百爾卿士各恭迺職殫爾攸思用左右朕成先後志寧爵令秩予加爾賜卿士曰俞陛下智睿武而有文寬而

能毅體乾宅中先聖是類體我羣臣不遺鉅細敢不夙
夜求稱所畀惟上克任惟下弗貳明良交懽越兹五祀
仁化之流風行水漬義令之昭日臨月涖兾無伏慝舉
無遺墜故自郊畿徂邊暨鄙大郡小邑錯若綦置四民
百姓輻輳鱗萃女務蚕織男勤樹藝服温食飽長慈少
悌外户長開夜犬不吠施及海隅窮陬遐裔鑿齒雕題
衣卉服繝色不一方名不盡記各從厥譯各脩厥贄山
梯而來川航而至奉詞稱藩俯伏廷陛普天率土靡有

遺棄均濡化育均陶和氣國不殊風家不異議人無弗
安物得自遂易曰咸寧惟今為爾殷周莫踰漢唐敢跂
臻兹大康從古不易維皇明德累積有自高昭宏容與
天相似天眷皇明時雨時霽旱雹不興祥飈清眸凡厥
所覆靡不康濟維皇明功世集弗替深厚廣遠足以配
地地為皇明效靈輿利百穀歲登百川無沴凡厥所載
靡不底乂維皇明澤世克溥施洋溢盛大無人不被人
服皇明如指從臂咸樂其樂咸事其事凡厥有生各得

其止是宜皇明久安長治是宜皇上茀禄畢倫愚臣何
幸生此明世稽首陳詞雅頌是次

瑞雪頌有序

宣德五年冬多霽十有二月戊寅駕南狩還明夕大雨
雪中外懽慶皇上乃製為詩以昭荅天貺臣因考春秋
書六月雨以為僖公憂勤格天所致洪惟皇上紹統綏
民事天無失致天眷鑒祥慶每臻故茲隆冬瑞雪且降
銷毒沴於既盡兆豐稔於將來蓋與六月之雨同一感

通之妙應也臣躬覩奇祥不自揆其詞語鄙陋輙為頌
一首以進頌曰
明明聖皇嘉謨令德足紹先皇居中建極國無遐邇罔
不視則物無鉅細咸濡厥澤人以和應天以和格惟是
年冬雪不降白駕南狩還曰維明夕不風不霰地乃積
雪萬象同輝六合一色京畿千里皎若錦幙閭閻九重
瑩若玉飾彤廷丹陛鋪瓊堆璧垢不得飛玼不容匿旦
日俄霽同雲渙釋林燦瑤蕊澤流玉液豊年有徵沴氣

潛邸戴白垂髫同情協懌拜手賀曰瑞雪其碩利我來
牟宜我黍稷我何憂虞伏臘衣食致此休徵我皇之力
聖皇讓曰予心惕惕憪爾衆庶�弗遑息順理變調尚
賴百職天之降祥豈專予績乃發為詩昭天令錫中外
欣傳口誦心憶於維聖皇秉心淵塞尊事上天莫敢或
斁天用眷臨不違咫尺欲風風從欲雨雨得甘露祥雲
凡所欲獲莫不順應絲毫弗忒宜茲雪瑞昭垂典策臣
願聖皇永有萬國臣願聖皇壽年萬億祥慶之來源源

不息

黃鸚䳇頌 有序

宣德七年春西土有以黃鸚䳇進者欽蒙皇上賜與羣臣觀之臣切惟鸚䳇能人言而黃乃土德以能人言之禽而禀此土德之正色不類其羣性復慧於物則國家土地之愈大皇上壽年之無疆莫不有其兆矣臣躬承恩遇目覩殊祥用竭蕪陋之才為黃鸚䳇頌一首以獻其詞曰

於昭聖皇誕綏厥宇至和所昭百祥來聚廼者西陲獻瑞鸚䳇不類其羣不緑其羽厥色為黄於德屬土得氣之正蓋天所賦朱咮蒼尾絳趾碧距目燦玭珠衣皚金縷質不凡庸貌甚容與好其音聲能人言語信巧且都益辯而悟脫迹山林致身圄籞栖以雕籠紓以柔組令言則言令舞則舞惟人所使莫之敢忤朝之公卿大夫士庶共承恩命拜觀廷廡莫不曰吁睹所未睹瑞物之來豈無其故惟我聖皇克文克武敬事帝祇祇承考祖

以臨其民民皆順序以育乎物物各得所治隆化洽超
越曩古天用貺祥以篤厥祜威鳳之儀白雉之舉同符
協應昭德宏溥愚臣獻詞是願是慕皇慶駢臻皇圖永
固皇上萬年為生靈主

兩谿文集卷三

兩谿文集卷四

明 劉球 撰

記

謁少陵杜先生草堂記

至是方固欲詢是方之俗亦不可不求是方先賢往哲之流光遺潤以博其見聞增益其所未逮故登西山而想伯夷之風臨湘流而誦屈原之賦過殷墟而繹箕子

之疇必將有得于心至使命於蜀則少陵杜先生草堂不可無其迹遊迹草堂亦豈無所得哉盖先生之文辭冠於唐超越于六朝兩漢卓然成一家於三百篇之後凡習為詩者皆知其然至其處溷世能不汚其行黎其高其清類伯夷無日不懷其君憂於國其忠類屈原閔人窮倫圮汲汲欲拯而叙之以復古初其慮世類箕子有是道而未遇知當朝復更世變未及施諸用窮亦至矣惟其窮故其道施于文者愈光成都浣花溪草堂其

守道固窮之地也距先生六百餘年而幸造焉求其所謂萬里橋百花潭雪峰錦里之勝髣固在而先生不可作無由覿道德而聆教誨然徘徊滄浪之涘榿林籠竹之間閱景物而誦其詩玩其雅澹之音而得其類伯夷者亦足以勸已廉沉潛其憂憤感激之詞而得其類屈原者亦足以隆君敬探其陳古諷今之意而得其類箕子者亦足以資民治一行而三得者謂草堂之謂也草堂作於唐者毀於唐復於宋元者毀於宋元令茅茨如

舊而葺以享室憩亭門廡垣藩者昔獻王王蜀興其廢而大于前也時謁草堂者永康侯合肥徐公安兵部侍郎錢塘柴公車也陪謁者行人司行人閩南楊永欽天監五官挈壺正屯留申九寧士人祥符齊欽也欲往謁而尼以事者工部郎中廣德談信也謁退而記于石者禮部主事安成劉球也

張忠定公畫像記

古之君子身没而烈與光嶽俱存者其浩然之氣足致

乎遠也善養是氣如乖崖先生張忠定公蓋古人中
名寔之著者乎公之賢於人者非有所外倚也能不動
心而已夫名人所欲爭也魁士舉以先有德而不居公
之心豈名可動乎色人所好也納二處子勸懷歸者以
娶而不御公之心豈色可動乎倉卒之變人所難處也
遇衆亂卒擁拜嵩呼亦下馬望京師呼拜以息其譁公
之心豈倉卒之變可動乎推其志之所操精神之所存
雖堅如層城不足言固衆如三軍不足言勇鉅如九鼎

不足言重故身遏蜀亂廷抑可謂之奸略無一毫難色者心有定而浩然充極其體者為之也氣足有為故其政之嚴者恕平者果敏者詳恵者信無施不宜亦其作於心者不能害之爾公於淳化咸平中兩治蜀蜀人始而畏之中而安之終而思之及聞其没也擁其像哭之又為祠祀之久而不衰豈惟蜀哉至今天下有志于古之士猶皆仰其風公之光及後世而不泯得非其浩然者所致歟公濮州人諱詠字復之仕至工部尚書其事

跡具史其傳誦在士大夫球素慕公為人及使蜀謁公與秦守李氷漢守文翁所合為三公廟者退得公像于公同姓生諫不知為公家藏本耶抑其授蜀人者耶然考公手讃及趙翰林孟頫拜觀書足信為當時所傳遂命工書善繪者臨摹上石期與世之景先哲者共觀仰焉廼記而繫以詩曰於粲我公宣烈于世有定者心無餒者氣惟心克一厥氣是充施德德茂施業業崇既文而武亦嚴而循推來

遡往如公幾人公立朝廷愉詇斂迹公來蜀方坐殄亂畧蜀人懷公如懷考妣漢秦二守罔克專美願被餘休四海一詞樹兹窮譽公寔我師我秩蜀禮拜公寢堂載考厥像玄冠裼裳翼翼有容曄曄有讚浩然氣象越世想見欲廼來觀爰壽于石繫之以辭永昭令德

遊玉泉記

玉泉之遊非佚遊也詞林諸寮欲為編修蕭君孟勤盡

一日之觀以壯其榮歸之行也適上巳之辰編脩與僉
安簡主靜邀孟勤會予與修撰中規檢討廷韶偕行以
編修元玉未至俟久之意其必有所妨遂發騎從西城
出行六七里猶旹以鈌元玉為念俄於廣源閘見二騎
立水北乃元玉得武臣導從別徑至為之大喜沿流行十
數里抵西湖湖中蒲荇郁郁皆春禽鳥蝦魚飛潛自得
湖上草木方萌折而奇峰秀嶂蔚然翠黛交輝水疇亦
有耕者且行且觀盡湖東涯至昭應廟下馬憇松栢下

出茶餅啖之北行渡青龍橋有老人年八十餘家橋西迎入奉蜜湯因即其地置酒各盡数酌西折而達大功德寺寺前有古臺三久不屋矣而廡隅尚整相傳為金元主幸故所謂護聖寺時更衣處也寺門内有碑穹然廼宣宗皇帝御製始建今寺丈衆聚觀之僧右覺義雲峰率徒來候且導入殿閣門廡皆極壯麗肅至方丈具素膳為禮甚恭既别之玉泉泉湧出池中而注之湖其清可掬其温可濯其甘可飲其上有亭可風乃環池取

水以自潔升坐亭上柔風四來餘垢盡滌僧復攜茗來獻茗畢張具余七人以次酌孟勤孟勤酬亦如之衆復相酬因取詩來遊來歌以矢其音八字為韻分以賦詩雖無流觴曲水然臨清序坐以觴以咏懷亦甚暢自玉泉遵湖西涯行一里餘將折而南歸遥望靈應觀棟宇隱隱出樹林中皆欲造焉獨孟勤引騎行不顧衆皆挽之辭曰吾醉矣姑留此再遊以相樂也即為之罷歸途過普光寺僧羣然出迎亦不能為之留至城門已闔半

扉抵家夕矣因坐而思京畿之盛在西湖西湖之盛在玉泉湖之作本于泉而為利于畿内也有自來矣自唐失馭是方遂為戰鬬之埸五代以後中更遼金南北隔絶者將百年矣孰敢一投足其間以覧其勝耶元雖一天下而士大夫得為玉泉遊者猶未幾人今其山川景物乃得數蒙衣冠駢集而寵臨者不偶然也聖朝之賜也雖然予前六年嘗為是遊當時館閣同行者十人今為孟勤往則向十人中獨予一人與焉餘皆不在職矣

豈惟予哉諸君遊亦出於再而亦多非故侶則吾儕之足跡得再及於玉泉之境者亦不偶也斯文之幸也合二不偶而揆之其大小雖異其有感于予心一爾已而諸君録所賦詩且囑予記因述其實而附以所感期與諸君無忘是遊焉

蒼山隱處記

界吉衣皆鉅山從高而下走出乎村壤勢去且止盤旋若抱而蒙以奥草翳以叢木蔚然其色無增虧於燠寒

明晦之候者蒼山也山之外為智溪世為士族彭氏所居門大人庶有隱君志弗康之遂置百口之家授於子獨擕其少而志於學者往營蒼山以礪其成且自老焉故其疇畦錯置池澗通渠百穀桑麻若果若蔬莫不蘩碩者蓋蒼山之壤更其瘠而為腴也鳥鳴而日麗葉緑而風薰氣肅而時菊有花霜雪降白而竹松不易其青蓋蒼山之景有四時之分也其歲日之用賔祭之供無仰於人畢取其中喧囂不入於耳事物無芥蔕於胸文

以時會經以年攻高吟緩酌而笑語從容則隱於蒼山者其為樂葢無窮也夫山以蒼名豈徒取於色之蒼然而已哉葢蒼之為言倉也物成而藏之於其中者倉之謂也隱君處周密而行慎重在少壯時嘗有為於世有聲稱於人中以事連走京師而夷險備涉今既老而思前日之跡有若浮漚之在波游塵之飄風漠然靡有所定乃歸隱於蒼山可謂得藏之道矣彼世之能進而不能退者聞隱君之風得毋愧於已動於心而思有所藏

哉隱君名高字同升為彭族之長球彭氏出也且嘗授舉業于其所礪子貫故得記其隱處云

黔江縣學記

蜀川多僻縣黔又僻之尤者界在重慶東南萬山中道崖石披草莱行數日始可達其南接施鄉施古夜郎之境皆夷獠所居故黔之民半夷元宋以前雖郡縣之猶未建學立教官皇明疆天下并其地於彭水置黔江千户所于故縣西北二十里尋復縣治于所城之西而學

廟則建於城內黔之有學自茲始民蒙聖德翕然欲革其故習以即新亦有學成而仕者矣以不時遭良有司作起之故學政多弛而學地為强暴所侵千户孫文徙置於縣治東北惟文廟占地爽塏為屋崇堅其他學舍在廟之東皆下濕而卑隘積為雨潦所沈圮阤隤垣發礎而攲柱師生講誦游息舉不得其所正統元年春吾安成謝君謙牧由進士擢為其邑令聽政之暇數與諸生講藝學宫常憫其陋而欲更之越二年政得其理民

安其恵與諸生謀以學地易廟南射圃先建明倫堂次則二齋次則門廊廩庫次則師生之舍庖湢之所未數月悉告事成由是學與廟前後相屬其規模宏麗有加於昔數倍明年謝君會朝京師奏缺學官請擇碩儒為之使諸生得有所從以肄業其中且屬予記夫儒者之政必欲以教化為先教化行而民知所嚮則強者不得恃其横狡者不得逞其奸詐者不得肆其欺愚者不得不求通懦者不得不立志彝倫之敘為可叙風俗之漓

為可敎教化之移人也不亦遠哉不先於教化而徒峻法嚴禁以威其民是未得乎為政之道也昔范忠宣公令襄城大興學校而擇賢以教之又親勸誘焉民被其化以興於善也既多其後公之功名德業滿天下其發迹蓋亦自襄始襄猶中土易化之地非若黔之僻在邊鄙而為教之難也謝君乃能興學立教如此其勤其知以忠宣之心為心者乎意其化之所漸必有人能佩詩書服仁義興起於幽遠之鄉以出而與中州衣冠禮義

之士並駕于正直之途齊聲于聖明之世君之發聞進階亦必始於此特記諸學壁為黔子弟勸且見君之為政能不失所先云

春草圖記

畫草數百千本或翳崇坂或被夷陸或沿清湍皆若得其生生之性遂其長育之天而無枯槁零悴之色是蓋河南叅政孫元貞先生為禮部郎中時所蓄春草圖也其草之芽者茁條者抽葉者方榮葩者已秀蔓引者綿

延而叢翳者菌覆蔞蔞芊芊競芳而騁媚于楮翰之間覽閱指顧之下四時之草盖莫不有而獨謂之春草者以萬物之生始於春春者天地之仁侯也禮部于古為春官體天地生物之仁以出政者春官之職也先生効職春官凡教化之贊其施典章之議其設莫非仁政之流行其必覦於是圖有以探夫天地生物之仁也令之於河南則位尊於禮部而政不可不仁於禮部茍汴洛伊潁百郡縣之民家被春陽德澤以相安于無凍餒之

地則是圖也不但有功于禮部而且有功于河南矣先生饒之德興人由進士官禮部二十餘年廉而有文以尚書潔菴胡公薦而為河南人不知先生者觀於是圖亦可知其自處約而處物仁矣予復記以為之贈

西莊記

得寛閒爽塏之所而飾以棟宇門垣庭徑之制使尼山拱其後清溪經其前其他岡阜源泉雜然列其左右樹林蔬圃良田深池錯置其傍此鄧君汝述之營其莊為

甚美也鄧之先自傳芳隱君以瓜畬之族蕃而地隘徙居清陂四傳至汝述復隘清陂而有西莊之營以是莊在清陂之西僅五里故名以西又曰西之為言栖也宜吾晚節之栖遲莫是莊若吾是以名焉濱州彭學正懷美里人也為予道鄉故隱居之樂于京師必及西莊且謂汝述之營是莊也有善道者三置其故廬以廣族人之居而别創業以開家異于鄉人凡弟閲牆以相爭也有讓之道焉雖徙而不出其鄉得以奉先人之墳墓便宗族之往來異于鄉人之遠遊而

忘其親索居而離其羣也有孝之道焉安居以為常優游而自得憂不維其心譏莫指其迹異于鄉人之營營于外逐逐于利以自辱其身而累其德也有狷介之道焉余謂汝述既得美莊又有三善道茍行之而有終充之以引其德流其澤以及其後人也深且遠安知西莊之後不蕃于清陂𠨔畬歟懷美曰固未可量也然汝述嘗請記是莊矣願無靳焉庶乎其後人知是莊之所自始遂不辭而記之

遂貞堂記

吳鉅室居洞庭山者多取山水景物之勝名其廬獨金氏之堂以遂貞名者士大夫表其母周氏之節與其子公晉之善養也修撰施君宗銘與金氏有姻鄰之好嘗以公晉謁予退而與予言周歸金未數年年僅二十其良人客死于京公晉猶未脫襁有勸之易節者周輒拒之惟勞心早夜自力衣食存其羸餘無非欲資訓育以成其子之德公晉既長內勤稼圃外遊江湖入不遑息出不忘歸無非欲豐于養以康其母之懷今周年垂六

十公晉亦幾四十歲時升堂甘旨前羅杯酌序進愛其色承敬有禮將婉愉交臻憂思負屏藹然自得其樂此遂貞之名所自立也予謂貞者女婦之恒德古今人之所同尚也易曰從一而終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詩曰之死矢靡他是皆貞婦之道也世之賢于婦者既失所天則惟貞節是守豈特養有令子而後志不遷然有善哭其夫以無可倚之子遂抱痛以自沉如杞梁之妻苦亦甚焉又有子能篤盡孝道而母不安其室如衛之

七子徒興凱風之怨欲遂其貞可得乎然則母子得相親愛于㮰居之下孤遺之餘如周氏克免梁妻之苦公晉不必為七子之怨其為樂也不為不至矣其堂以遂貞名也亦宜矣修撰曰誠如斯言也他日公晉聞之來請書予二人之言歸寘堂中以為其母壽予以其事足為世教也故不辭而書之堂在洞庭東山之陽云

逸齋記

永豐伍㬍崇勉作居縣城之東俯其前則思江流碧顧

其後則巘峯疊翠雖邇闤闠而塵囂不來雖遠林壑而竹樹森邃不失其為幽人處士之居也崇勉朝游暮息其中習古篆籀之法無所事乎他因名之曰逸齋誓欲終身棲遲乎此人勸之仕則曰吾諸父為之矣吾弟又為之矣吾何用遂其跡耶終不一出及聞天子御經筵日進儒臣講求古聖賢之道思復唐虞三代之治乃幡然曰吾幸沐清化為太平民獨可不求効報于萬一乎即用古篆法書無逸一篇以進冀聖心永永弗倦以措

天下於久安上嘉其意命禮部試用之崇勉復曰非吾志也懇乞罷歸以終逸齋之樂或謂崇勉欲自逸而冀其上之無逸何言之背其行耶予素知崇勉因為辯之曰隱居之士與有國家者勢位不同故其逸與無逸不能不相背也彼優游世外心無所累跡無所維寵辱所不及毁譽所不知分固宜於逸非逸則將馳鶩于外矣逸其隱者之高行歟故孔子獨稱伯夷之徒為逸民而世之富貴利達者不與焉尊居人上則庶政之理亂百

官之黜陟四海之安危莫不繫之分所不宜逸逸則敗事而隳職矣逸其有國家者之凶德歟故周公戒成王以無逸而不在其位者不必與焉然則崇勉之以逸處已而以無逸望上者能安於守身而忠於為國也豈可謂其言與行背耶或人不能難已而崇勉來别予行因述所言以遺之俾歸而書之齋壁

南思堂記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為言交阯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

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冦著績陞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没没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懐之也藁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冦平發以歸未幾交阯境土悉為冦陷威伏圍城中久之頼朝廷宏天地之德宥冦罪冦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阯婦使竢所生子毋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誠誠慟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嶄然限為異域不得復

通道路徃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于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于海濱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輙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阯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為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為牧守者能訓耕桑寛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于致理彼將率衆来歸必不樂於

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為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
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授首不暇亦不難於
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荒徼不得
歸塟故土故予於友直不能不為之悲也况其子孚雖
然當時吾邑仕交阯者三人有歐陽典史堅者與友直
俱授牒撫寇為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
戚同道歸戚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溺水死皆不
得塟獨友直塟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子為猶愈也誠

凡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崇溪王氏先祠記

崇溪南於書臺八十里王氏家崇踰百年祠則王氏為柳城貳尹名斐字如獻所作貳尹既作祠祀其曽大父仁甫大父維新父九齡祔以從大父成都教授静觀從子臨桂教諭文振與凡仁甫所出子孫矣勤勤屬予記問其經始之意則曰自吾凡弟而上至吾曽祖凡四世惟吾一人存自吾子若孫而下至吾凡弟子若孫凡數

十人惟吾一人長祀先之責萃於吾身祠故不得不自吾作也問其所祀何為不及高祖則曰吾族居棠自曽祖始非繼高祖之宗也故不敢祀問其棲神之宇致孝申䖍之儀物何如則曰為屋四楹重門周垣固其外韞櫝龕簾飾其内享祀時舉牲醴稱家豐儉設大率皆以朱氏家禮為凖也嗟乎貳尹之作是祠其得報本之道歟人非祖不生祖者身之所本也本之於人大矣可不知所報哉没報之以祭猶生報之以養也是以先王制

禮達乎諸侯大夫士皆得廟祀其先祭義亦曰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别親疎遠邇教民反本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所以使人知報本也其後禮教衰廟制廢世家祀禮苟焉無定規愚下之流遂至傾貲以禮浮屠老子兾為其先資福冥昧中惑亦甚矣是豈報本之意哉其弊盖自禮教不興所致也至紫陽朱子述家禮首定祠堂之制為上下通行之則有先王教民報本之遺意焉皇朝崇禮以化天下朱氏之禮遂盛行由是大夫士家稍

克有祠為奉先之所貳尹由國學生治柳城有績效當遷秩懇乞謝事歸故鄉能推是禮以敬事其先予故謂其得報本之道焉王氏子孫周旋祠下覩禮文之盛景世德之光仁孝之心固隨以興豈得不思前人創祠之意而嗣報之乎宜文于石以貽是祠之作不惟足以隆先祀抑又有以開其後也

思全記

有老成人姓宋名瑭字茂英會稽日鑄人也代父凡役

京師以能醫見重於公卿貴人得免夫堅鋭之苛勤勞之供又得上名於朝將有嚮用之路矣而其心無日不在故鄉故常以思全自號或問之曰世之君子得君而事之則思所以全其忠得民而理之則思所以全其惠得道而行之則思所以全其名凡所欲全者皆有其道不知子之所欲全者道安在耶茂英曰吾之所欲全者豈無故哉吾宋氏自廸功府君開家垂慶積十五世至先君月杵翁生瑭凡弟六人而二親繼下世先凡茂衡

自戎行中用薦拔擢上林監録事謝官歸田里以没塘
服其役十六年年垂七十矣幸諸弟之在鄉者無故雖
先世所遺土田廬舍及丹崖青壁五松聽泉槐西梅東
諸書院多棄失頹圮然青山白雲殘書破硯尚有存者
茍得以衰老之身生還其間相率子弟理而復之以樂
餘年用保首領没葬於先塋之次其為全也孰大哉此吾
所以日夜思之不能忘也若子之所謂全者則非吾之
所得與焉或又曰子之所思得孔子全而歸之之謂乎

吾無容議也他日茂英得代歸有日矣以荅或人之言為予誦之且請予記予以人受其體於親以生百骸五性無一不具能保而全之以不為親辱斯所謂孝茂英足跡久於外而念慮切於鄉者無非欲復先業以保全其親之遺體孝斯在矣卒於遲暮之歲而得南還之期十數年思全之念於是亦可以自慰也因備録其言以奬其孝

友竹軒記

竹人所同愛也愛而友之其工部侍郎周公之嗣子仁
俊暨仁俊蒔竹於廬陵之山前積有年多至萬竿迺臨
以軒而名之曰友竹頃荷國恩表其發廩賑荒之義來
京謁謝道遇考功主事夏仲昭得其墨竹一帙又佳或
踈而垂或老而勁或嫩而舒或籜未觧或與石俱其為
狀也不齊然與其軒之所臨者無不類焉仁俊常取以
自隨曰吾今而後行藏作息庶乎得與吾友偕矣間出
示予且告其託交於竹之故為甚詳予間與客誦之客

曰廬陵名賢多天下侍郎公門客皆才良猶未足充仁俊之交歟顧乃友於植物耶予曰子未聞友之道乎友也者友其德也德之所在即友之所在請語子以竹之為德其効瑞於漢宫也小大相附若子之弗違其親然故以孝名其承眷護於唐苑也根盤而叢密若兄弟之相親然故以義名其發秀於淇澳也既美且盛若有文貌而又固於節故詩人以君子擬之仁俊親具慶而又顯貴欲祇順容止以供子職取於孝竹有得焉兄弟競

爽欲隆愛而篤敬以極同氣之歡取之義竹有得焉其才與志俱超乎等夷欲講學自脩以外文其業而内美其行取諸君子之竹有得焉則凡森森而立猗猗而盛者莫非仁俊益友也何可謂植物不足與友耶客曰是非愚所及也仁俊聞予與客之言謂深契其心遂謁予賦周雅巧言之四章乞記其事故記之

槐陰文會記

翰林學士李公有園林在都城西隅完顔金故城之下

正統五年八月公因廣東僉事彭君毓敬來考績約予暨編脩吳君與儉以暇日俱往遊焉至期公肩輿先發其子艮邀其同門友五人偕往比至圃舍公見諸生儀觀並雅又與其子遊欲以文字課其所能而勵其所未至圃傍有張老人者探知其意即具几席肅迎至家公顧其庭有古槐二株皆大數圍柯葉繁盛垂陰茂密指謂諸生曰茲非爾曹踏槐之兆耶乃布席坐其下課以四書講義予三人繼至則諸生文已就篇公復命僉憲

發經論策題使備三場之作諸生得題又欣然構思予三人侍公行圜中一周還坐槐陰以臨之老人亦時出茗菓以助諸生之勤逮日過午公遂設筵觴予三人以諸生執筆不得離次分筵就之而杯酌通行上下交歡諸生且飲且思未卒宴而卷已畢呈惟良一人習書經而文最先公意其有宿構更其題至是亦成合諸卷而程之皆蔚然有章而不謬於理公喜且勗之曰由是而進不已何患文不中時選學不與古期耶其勉毋懈諸

生亦皆自快如得意場屋中然私相語曰今日之會盛會也不可以無述因各賦詩一篇明日以呈公冠其題曰槐陰文會予惟古之學者所以進業易而成才速者何也為老成長德者奬掖之有其方激勵之有其術無一會聚之間而非講學較能課德勸善之地是以當世之士皆深于道而文譪如也去古遠而士大夫之會非酗於酒即云云於勢利文何有哉公為是會惓惓欲程詩書義理之文于宴遊之際得古人作起後學之道矣

諸生豈得不承公意以力於學耶學弸於中而顯榮之
聲譽盛大之事業將自至然後知是會有功於諸生也
不少因筆其始末以為斯文他日美談

滁溪山水間記

有山自武功東來至邑城之西二十里橫為疊嶂出嶂
下又數里峯聳谷回盤為夷坂水縈之流者數折而後
去其前有嶺曰金船洞曰桃花潭曰紫石溪曰瀘溪溪
上有瀘南處士書臺其後有靈湫能出雲發雨其四面

諸峯聳者筆立橫者屏張其傍水疇陸壤皆良於樹藝然未有人能知其勝而擇以為居者永樂中今翰林侍讀李公時勉以庶吉士鄉居時與其里戴隱君誠辯及其凡前詧府斷事誠問遊至其地徘徊久之同聲嘆曰是誠山水佳處不可棄而不居乃營書舍其中以其環列皆山而山依於水有似乎滁也因名曰滁溪及侍讀官于朝滁遂歸于誠辯於是剗剔汚淖寔以爆壤厥中為堂揭僉憲黄公大書山水間于楣以肅賔客厥西

為塾檽豁几明圖書庋列以尊師儒訓廸子姓厥東為軒飭以名畫面以層臺深池竒花異石以恱心目疏畦菓林各適土宜水杵池漁足逸人勞跨山為墉濵水設扃廣庭脩徑𥁞邃𥁞清遂使山溪增勝雲樹隂連禽魚交樂湍籟諧聲環滁佳境又皆其家兄弟所宅無日不相與叙天倫為文㑹其間由是滁中山水之樂盡有於戴氏矣嗟夫山水之勝固出於天之所造地之所成亦待夫人之好樂而品題之然後勝愈勝而名可傳之無

窮是故滁之為郡非不古也必歐陽子至而後釀泉之甘瑯琊豐山之秀得臨之以亭臺文之以詞翰使天下後世曉然同知其勝今吾邑之滁始名于翰林終歸于誠辯安知其山水之勝他日不與滁郡並稱于世乎為戴氏後人其積累以竢之姑記其槩以見其得名所由始焉

崇順堂記

順則昌不順則亡古今人莫不以為然也或問之予曰

今有人焉䏘殖務蓄而靳於厚其親之養好爭欲得而慢其長弗克恭專私其産以窮餓其兄弟之遺孤子而弗卹由是其財賄日以增其土地日以廣其勢力又足眩惑其鄉之人以致其相尊慕使拘拘以順行何能致如此之豐哉抑有人焉寧不有其身而惟親之是奉寧不私其家而惟長之是從寧薄于自取以厚其兄弟之遺孤子由是其貲日以銷而産日以削又無勢力以要人之尊慕使為不順或者不至其約也則將由於順乎

由於不順乎余曰爾何見之不宏且遠也夫行之順不順而其人之賢不肖固可知矣況天道好還順焉未嘗不荅之以順不順焉未嘗不荅之以不順順不順之報不啻如種之必獲也不啻如卜之必應也不啻如薰蕕之必有其臭也是故以蒯聵之不父其父而有輒也為之子以楚虔之賊其兄之嗣而有司馬棄疾為之弟以孟惠叔之善事其諸父而有蔑也為之從子然則宗祀之綿蕝家聲之振墜又莫不繫乎人為之順不順焉何

可以一時之豊約非其順而是其不順哉問者赧然改容躍然起而謝曰鄙人寡識言出而戾乎道幸正之君子亦庶幾其知從於順而違其不順矣里有慕上之俊姓劉字巖育早歲失怙養其母甚孝尊事其季父巖賢也不敢違思總率其羣從子弟皆歸於德讓禮度之内以光其先以昌其家以流澤其後人因名其聚處之堂曰崇順常從予學聞其荅或人之辭也曰斯言也足以發吾名堂之意願記之屏間使吾族人朝夕誦而知順

之當崇不順之當去余於劉氏以姻連而親若族凡弟
因嘉嶶育之能順于家而篤信予之言也故不辭而記
之

水雲軒記

余既奉恩命來縈其鄉里得時省先廬墓于炭山瀘水
之間友人劉君漢廣賓之厥考子瞻水雲軒中從容言
曰為軒與水雲友者先人也持靖節名能文辭而與先
人善者莫遯遊若也學遯遊之學與吾又𡨥善者子也

善吾先人者嘗記是軒矣善於吾者獨可嘿乎辭不可
嗣為之記夫穿地以走者水浮空而游揚者雲然水之
氣積而雲生之雲與水固相因矣方其靜時渟而為淵
歛而在山鑑涵而練澈峯奇而秀出肖乎隱者之無為
宜隱者樂之及其動而蔽塞六合流通江河鼓風雷下
雨澤潛魚龍而走舟桴沃槁壤而蘇枯枿又若仕者之
能澤乎物故仕者樂之若子瞻之脫迹州塵市闤之下
退與水雲相交接於山溪間而世之榮名利禄介然不

得入於其中殆所謂隱者矣至於寄身水雲間以窮經力學為工用世顯親為志將起而與天下業同而藝合者爭先騁快於較勝負之塲如漢廣非志於仕者乎隱者既與水雲同一無為志於仕者又將與水雲同施其利澤則水雲之趣盡得於劉氏父子矣劉氏之軒世名以水雲亦宜矣然子瞻之友水雲其願已遂其跡已陳其咏歌於士大夫已備將增多其能思出與水雲同惠澤乎物在漢廣正宜勉之余不得久於家日夕往来水

雲之側與漢廣講經議時務謹識其壁以竢之出而握

手青雲之上

續晚圃記

客有見主人名圃於龍溪而仍其先人之舊曰晚圃因

問曰世之為圃者蔬欲其早茹菓欲其早實木欲其早

材凡所生植之物莫不欲其早榮而早遂何子之圃再

世一以晚名主人曰吾之圃不蔬不菓不產夫木不宜

於他生植之物所植者惟菊夫菊之茂盛不易其為花

又最後當春融物暢葩者誇其妍葉者侈其媚卉者競其芳紛紛然出以爭時光邀物賞而菊乃斂華匿美隱然不見其可好逮凜秋氣肅向之誇妍侈媚而競芳者皆凋没靡餘菊始出其花獻其美增輝乎就荒之徑照耀乎傲霜之籬視衆物之早榮而先萎者孰得孰失比於人也亦然方其少時達者掀轟其聲富者動盪於利莫不振竦一時駭人聞於遐邇其性遲鈍不欲速者方沉晦却避無能聞於世猶衆物榮華于春而菊獨無可

愛也繼而年與力俱衰向之掀轟動盪于聲利者皆影滅響息獨性遲鈍不欲速者遺形骸于穹壤留暮景于桑榆得倍食於土之利豈不猶衆物零悴於秋而菊猶占其芳歟今吾之圃既多菊而吾與吾先人在世又皆久於時之人故再名是圃以晚焉客乃歌曰羣芳息兮菊乃花仁者壽兮與菊同葩主人和之曰銳不壽兮鈍不夭菊後花兮與鈍者耦客去主人戒厥子為余誦其客主之辭請為續晚圃記予曰是足記晚圃矣主人姓

曹名庭桂客之姓名不可詳或曰予同舉蕭君不敏庭桂子璉從之業進士云

兩谿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任鑑

兩谿文集卷五

明 劉球 撰

記

成都縣學增修文廟記

凡為郡縣必有學學必有廟以祀夫子自皇明一天下其制已然增益潤色至永樂宣德中雖武衛夷荒亦詔置學眎郡縣之制而成都學廟圮弗治日削其阯入十

二姓衛丁家乖厥制矣宣德七年春教諭鄭永安始率
諸生詣使司具以其狀告且曰今不復無以杜後侵布
政甄公寔叅議李公斆允之明日謁憲司告如使司亷
使劉公洵副使朱公與言僉事顧公佩允之又明日詣
都司告如憲司都指揮僉事前兵部侍郎張公信允之
三司羣執政遂會御史李公寔議復所侵不若悉求其
所與更之既得所名十二姓諭之曰惟爾侵先聖廟地
大不順姑釋弗爾經購玆美宅為爾家易爾所居以廣

先聖祠爾子若孫亦永利十二姓得美宅樂輸其有而去之盐地倍其舊者六廼俾知縣童文歛材度阯命吉屬工悉撤其舊而新之不七月廟成不五月重門兩廡成不三月肖像成塗壁之工丹漆藻繢之飾各以次畢擴規制倍其舊者十學官諸生周旋其間顧昔也如彼隘今也如此宏昔也如彼陋今也如此麗上樂於教下競於學咸希永厥傳夫二帝三王之迹遠而天下知篤彝倫重禮信賤利而貴義賢正直而否詖邪者夫子明

道之功也夫子之道兼二帝三王之道行之萬世無弊然常與治化為升降兩漢唐宋皆乂安百數十年人趨詩書禮樂之化恐弗先則大牢羣享封號祀壞寖加其道炳如也秦晉宋齊梁陳隋五季不一二傳而干戈相尋篡敓之禍接踵其禮夫子者亦闕然無聞今列聖崇儒術羣執政由儒入仕推儒化陶育全蜀之民使皆知德而興行用彰聖明之治宏吾夫子之道泰瑅其時也而尤一心於成都學廟之扁者以成都為蜀首縣成都

之學廟崇人知脩夫子之道去邪説則環蜀百郡縣將風聞而震起蓋劈運不患其指不應故用心必自成都始昔漢尊孔氏其臣文翁寔先廣其化於蜀迄今猶為美談羣執政克宣上德如文翁宜載諸石以增蜀故事是舉也御史蔣公彦俊袁公鋭郎中談公信後至都督同知徐公甫副使阮公存叅議彭公謙石公堅僉事茅公惟揚自外歸皆有力焉用附書之

禮部藏罷及書記

宣德六年夏五月行在禮部成上命臣某用六月戊申總僚屬入涖事秋七月戊寅賜凡宜用之器恩莫大焉某既飭僚屬惟勤惟恭圖效萬一之報復第所賜器為百六十二號别刻禮部公用四字其陰置諸堂頒諸屬司用昭聖天子殊貺已而南京禮部復祈所藏古今書百十二部總二千八百本以寔新部咸懼其無所稽也遂籍器之號書之目用傳示久遠復命工鏤石如籍之所載樹堂之陰俾永永不磨因題其下曰器可代用也

不可私于家也書奇公覽閱也不可掩為一人之有也書雖罷敝可謀合而脩之也不可慢而弗顧與雖顧而弗思復其舊也是葢某之所存心冀自今而後九官禮部者咸有是心庶上不沒朝廷盛德下亦為禮部光焉

菊莊記

墾地一區植佳菊數百本限以崇藩面以邃軒鄰以清沚帶以翠筠敻然清出吾安福西城之外是為楚山鮑先生菊莊也先生以名命去是莊而復歸也命球以記

夫菊為花殿衆芳而不避寒露凛霜之摧抑有似遺士退寮不當時居要路者之違衆獨高故凢不當時居要路者莫不好之其以好菊名天下聞後世又莫陶元亮若元亮之棄彭澤令去種菊祟桑里又似乎先生今日之不失菊莊則先生歸而望就荒之徑撫猶存之花豈無歸去來兮之歎如元亮之怡然自得其懐耶呼長挈幼以溉以耘以游以玩以悅其心懐遣其俗慮豈無忘憂遺世之詠如元亮之終不以一毫自外來者嬰其高

耶攬其芳而薰其馥端巾屹坐以彈琴而讀書則風以次來月以時至豈不自擬於羲農上人如元亮之下視今古耶雖然先生嘗由士科出典袁瑞贛吉四郡教屢司文鑑德與齒並為時所尊又有肖子列春官侍庭砌進退交能致其養亦何慕效於元亮哉惟其出處與元亮相似故其所好之物不能不似逮見菊莊之居室衣冠山川景物與桑桑並列之丹青形之詩歌而傳之遠久矣但不知為郡縣者亦有好賢樂義能如白衣送酒

以與先生共酬重九之節共傾倒東籬之下否然先生善教人邑之升俊造者多其弟子士之相傳録者多其文章其造菊莊訊業而考則者必無日無之又未知元亮之廬彼時亦有其人耶球嘗從先生游今當試用顧就正於有道不能不以先生之棄去為惜然有子若弟曁其朋徒家居而業未卒者多放而失所歸又不能不以得先生歸而裁之為幸也特記菊莊以與先生别何時足跡鄉園尚當就菊莊採花酌酒以為先生壽

貞壽堂記

婦行以貞為良而福則以壽為先昔者七子之母不康其室而凱風之怨興弗貞故也臯魚之親早世而風木之悲若弗壽故也貞且壽如廬陵蕭氏母劉氏二十而哭夫七十而在世煢居四十餘年而惟子是從則思敬凡弟可免夫七子之怨臯魚之悲宜乎名堂以榮其貞介其壽致其慶奉其安也思敬常至京師求縉紳先生詩文頌其母節矣今復因監察御史王君體良求余記

余列春官表貞節而卹髙年以勵風化乃所職也其可以記辭因為之記其堂在郡城之南堂之中有酒可以為壽有珍羞旨味可以為養有怡聲婉容愛情敬色可以致其歡有逸老怡神之具可以節其倦有藥物可以去其疾而叱訐之語悖逆驕慢之形無有焉故不待樹萱而憂可忘不待負粟百里而養可盡不待服斑衣為兒啼常欣欣然有喜為子者既樂有賢母為母者亦樂有令子子母相樂而世之為人母為人子者亦可勸於

慈勸於孝矣特記以表之

致愛堂記

治堂于宜興之廨內而名之曰致愛是為邑宰永嘉章君惟誠奉母之所也惟誠受天子命宰宜興之明年蠱以明而剔利以勤而興民用服其政信其令乃迎其母於斯堂以便於起居之候歡愉之承飲膳之侍服用之供疾病藥物之調非但榮之以官食之以禄去其憂懷之思而已則惟誠之愛其母也亦盡矣堂之以致愛名

也宜矣今年夏其邑學生孫侗貢京師誦惟誠之德于所交兵部主事王君守正禮部主事潘君有貞以屬余記余以為人皆有此愛之理而親尤愛之所當先也不及其親而能及民者愛之悖其施也及其親而不及於民者愛施之偏也悖且偏皆未盡乎愛之道必推愛親之心以及於民而後愛之理得今惟誠得侍其母之起居矣豈不思其民皆欲其親之安乎得承其母之歡愉矣豈不思其民皆欲其親之樂乎得侍其母之飲膳矣

豈不思其民皆欲其親之有養乎得供其母之服用矣豈不思其民皆欲其親之不寒乎得親其母之藥物矣豈不思其民皆欲去其親之疾病乎由是下慈祥之政流愷悌之澤使民皆興於孝而仁風厚俗日以茂則受不獨及其親而有以及其邑人之親矣宜興之民豈不有賴哉他日循良聲著而寵官大任有所歸則受之施益廣又不獨及其邑人之親而將及于大衆人之親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蓋惟誠之為人

孝且恕予故推極事親之意以記其堂以廣其所愛以期望之於未涯焉

清樂軒記

飾棟宇于金陵都會之區甲第之内而置文學之具其中樹花卉其前以迎送風月于無窮是爲駙馬都尉沐公其清樂軒也夫幽遠之士脱跡塵俗棲遲林壑與泉石爲侶雲霞魚鳥相追逐其爲樂也清矣然多得之幽人處士殆非貴戚宦遊所能有今沐公以黔寧昭靖王

能子太傅黔國公名弟尚太宗文皇帝公主為今皇上所親之臣富貴優於人臣風采想於天下豈若彼幽遠之士徒樂其一丘壑之清哉惟三垂無烽烟之警海宇澄澈而民物各得其安躋治化以底于清公所樂也不繫慮于貨入之無有寵遇之得失所欲施于家者順所欲盡於國者忠慎操履以極其清公所樂也使人皆誦其德而稱其善聞其馨而仰其光揚名譽以極其清公所樂也是以日遊斯軒以彈琴而讀書揮毫而賦詩取

德禮以為佩服結縉紳以為朋曹遠以採乎古之道近以棄絕乎世濁游心乎高明之境尚何一毫愧怍乎俛仰之間哉則鮮紈重錦之被體而公未始以為華羣珍異玩之雜前而公未始以為美惟清化洽於時清節立於已清名垂於世乃其志所在而心所悅焉其為樂也固與幽人處士之所得者異亦豈彼溺志於利達者所得而與哉蓋所謂富貴不能淫樂善而不倦者公有之也公既得縉紳先生詩文形容其清樂矣余忝與公素

善復記于諸作之後焉

上田舊業記

安福四境之田多良其上游將百里為田尤良旱無槁壤澇無渰稼蝗螣蟘螟不為灾其播種之時芸耨之力雖等於他境而穀粟之登視他境則常豐厚而完好故其地以上田名上田去武功又近靈山所拱仙泉所會故草木秀焉禽魚聚焉人謂其景物之良殆與其田稱著姓李氏世家焉嘗聞邑之老人曰李氏自宋迄元專

有其土之利逾三百年遭元季之亂棄之徙鄉之恰田國家治平既久李氏有賢隱君始用其父遺命復家上田作居西於故阯一里許由是連阡累陌移爲他族所有者今則復爲其家樹藝之地如昔者之資用有餘矣髙門廣徑爲榛莽所塞者今則復有賔客往來以篤交會如昔日之衣冠相望矣其山水景物之趣爲樵童牧豎所狎視而棄委者今皆效奇於窻戸之下獻秀于指顧之間足可復乎昔者游觀之樂矣然李氏能復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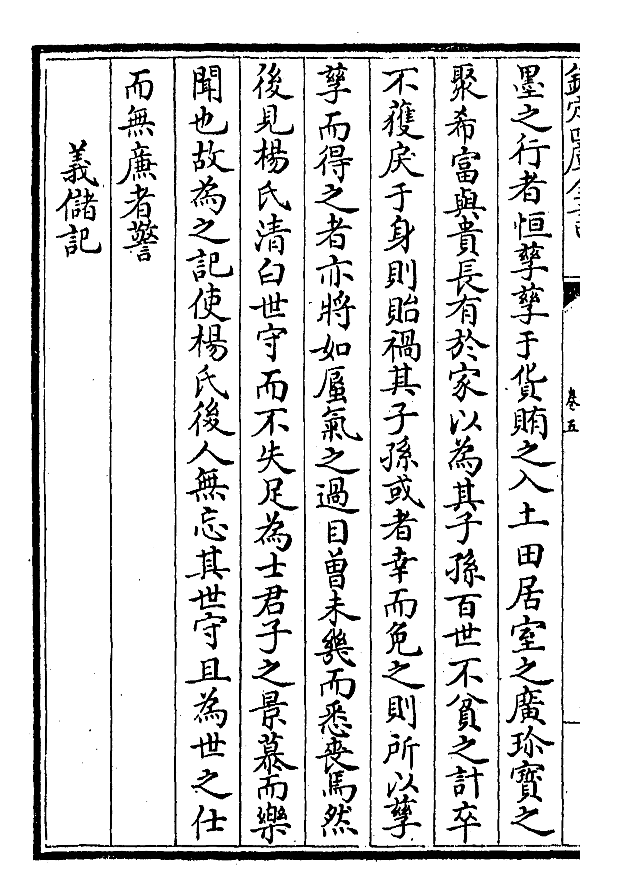
物于海田變故之餘者豈偶然哉自非其先世累德之深後人繼志之善不足以致此予曰理固然也然聞李氏之先儒其業其以儒術决科取仕者累累有人不知今日文雅風流尚如昔日之盛否老人曰見其諸子皆秀朗嗜學隱君又急於擇師以訓之意必有能出而襲書香續官譜者試少待之予退而嘆曰禮所謂不忘本書所謂率乃祖攸行者隱君之謂歟其賢於人也遠矣後數年隱君遣其中子尚來京請為上田舊業記問其

家則益盛矣問其兄弟所學則多有成矣老人之言於是乎驗遂書以復其請隱君名操字志節云

清白軒記

為之先者其道良於垂後法為之後者其志篤於守先訓所謂善有餘慶而世濟厥美者予於楊氏清白軒見之矣夫太尉公自處公廉嘗却暮夜之金而約子孫蔬食步行不得為富貴態人勸之遺以貲産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足矣其為法於後也不已良乎今縣

尹君懷忠出太尉公後千有餘年不知幾遷而家吾邑之横磬猶闢一軒面以碧山臨以清池蔭以修篁茂樹名之曰清白以為藏修之所示不忘乎先也及君起家升太學擢尹景陵有民社之寄矣凡飲食衣服所以自奉之具悉未有加於其初惟常憂民之不給而不顧已之有餘清白之操始終一致其景先德之志蓋不為不篤矣嗟乎士君子之立身處世其道固當清且白也豈為其後有所承先有所開而後為之哉惟仕而甘為汙



墨之行者恒孳孳于貨賄之入土田居室之廣珍寶之聚希富與貴長有於家以為其子孫百世不貧之計卒不獲戾于身則貽禍其子孫或者幸而免之則所以孳孳而得之者亦將如蜃氣之過目曾未幾而悉喪焉然後見楊氏清白世守而不失足為士君子之景慕而樂聞也故為之記使楊氏後人無忘其世守且為世之仕而無廉者警

義儲記

吟溪陳氏廬陵望族也有喜為善之士曰謙字㝡讓者隱君致廣之子知寧國府事子將之孫也當乙卯歲儉嘗出私廩二千斛助有司賑其鄉民朝廷義之下勅旌異焉㝡讓以是感激為義益勵以向所發二千斛者不過一時之惠未足施久復出千斛儲之鄉歲以貸人而不收其息來請予記其言曰儲以義名者示其為鄉人所共利非一家所可私也其計則主于謙之家者慮有侵撓之弊也其管鑰暨量則附人以掌之者欲其有所

司也鄉人歲乏而仰貸者百數十家大率欲視其所乏之緩急而高下其貸凶喪疾病者有加恒產足以周歲計者不得與也其償也斛加三升以為耗死徙不能償者取儲下田租以補之使無失其常數約鄉人貸不過五月償不過八月過八月不入者罰其息斛二斗鄉人信之其入未有過八月者謙自以為是法也可為吾鄉人永利慮後人不能如吾志而壞之願記以為之戒因問其族人何以不得沾是利則曰儲為鄉人之貧者設

不敢以待吾族若吾族人有貧不給者則別有儲以資之并其息本不收焉予以朂讓是舉有厚之道三能不自有其利而舉以利其鄉人有不私巳之心也散歛以時經畫有制無非欲周不足而不以繼有餘有矜貧之意也不以待其鄉人者待其族人而別資之不外其所親也其為事也有次第其施惠也可悠久豈苟然為名而不求寔者之比哉世之富人巨室厚積聚不以惠其鄉里之貧人則亦巳矣又從而朘削其錙銖之利以益

其棟宇罷玩之飾車服之光華使之不能自存而心猶未之厭視易讓之所為則其存心厚不厚何如哉為陳氏子弟者宜守其家法至于久而不易慎毋惑志于彼也若人之善不善而子孫隆替係之是固必然之理矣待予言

黄州廣惠堂記

黄為濵江富郡遭旱澇饑饉之餘民不得其理也久矣舒城錢君志學以大理評事用薦為之守而救荒有備

訓畊有時征斂有度制用有節由是凍餓者溫飽大新黌舍留意經藝之講以嘉人之能矜人之未至由是游俠者皆絃誦蠹雖宿而必剔奸無隱而不發由是武斷者不得為民病未三年而野夫田叟以至州縣之吏莫不服其化誦其賢部使者累累稱其治行為郡守中最教授尹行遜先生因名其退休之堂曰廣惠且致書其所交劉球曰太守所以致理效得人譽如此其速者有所由來也洪武永樂間太守之先君時用嘗為郡之黃

梅令能施公平仁恕之政以惠其民民懷其德至于久而不衰太守之至也能取縣令君之政增損而潤色之以施於郡由是一州七縣之民德太守之德猶黄梅人德令尹君之德焉以故其效易臻而譽易起也因一邑之民安其政以推而達之於一郡而一郡之民無不安之太守之所以廣其先君之惠也不亦至哉傳曰善繼人之志太守有焉故敢以廣惠名其堂不可無文以彰之予太守同年友也顧為之記夫為守令而能有德惠及

民者皆吏之循也然古之循守莫過於龔黃未聞有父開之於前古之循令莫過於卓魯未聞有子繼之于後今錢氏則父為循令子為循守又先後相繼仕于黄之一郡其父子之世美也久而愈光矣黄之人民世蒙錢氏之恵亦豈偶然之故哉宜記其事以為黄之美談於無窮

正心堂記

治退休之堂于常熟縣署之側而名以正心者其丞分

宜李君子庶也子庶之言曰昔楊文節公之丞零陵也張忠獻公勉以誠意正心之説文節退而名其齋曰誠以奉教命零陵人卒賴之其賢名盛業亦因以顯當朝垂休至今吾雖愚不知學然素慕焉故敢拾其遺留所謂正心者以名斯堂將朝夕是顧以謀其政而惠乎常熟之人幸茍有所益亦二公遺澤所被也予聞而嘉之及其來京也問之曰聞子以正心名堂於常熟有諸夫心學未可以小言也大學之為目有八而正心寔脩齊

治平之本豈𫍫一邑所能盡其用哉吾為子舉其槩可乎子𢑱曰固願有所聞焉遂告之曰以方寸之微而能主乎一身管轄乎百理酧酢經綸乎萬事者人心也心未始有不正其不正者所稟危之所欲傾之耳是故不待正而自正者聖人之心也反之於正而正者君子之心也昧然隨其正不正而不知所擇者衆人之心也陷之以邪慝梏之以巧偽惡其正而樂其不正者小人之心也聖人不易及小人不可為惟拔乎衆人之羣則可

成乎君子之徳至於君子則希聖之途坦如矣其功惟在於正心正心之功豈難且遠哉惟慱於窮其理使具於吾心者無一而不明約於誠其意使發於吾心者無一而不寔則是心也靜而不偏動而無過不及之謬身得其所脩矣雖施之家推之國達之天下且無不可理一邑乃其餘事耳子能勉之何患前人不可及乎子廉曰知所教矣請書而歸以置諸屏遂書之

止菴記

豐城游君世溫以進士起家授兵部武選主事改重慶通判復調荊州丁外艱服除來京浩然有退休之志因以止菴自號人問其欲止之故則曰和之仕也無非欲致其親榮也曩在武選榮親之命可指期而得矣不幸為非辜所累致有重慶之遷猶自以為可樹立以慰吾親意故益勤於政弗敢怠復其民之流者五萬繫累其敢死冦將百馬部使者欲上其功會郡守缺者耊連疏請以和為郡守竟以事阻調荊州方欲有為而吾親訃

已至和之不得榮其親生前非命也耶命不和與固可止也況和年未耄而疾痛之在身者不時作若猶僕僕仕途於義不已乖耶義弗宜於行亦可止也故和足跡雖至京師而精神念慮在於田野之間山林之下非一日矣此其所以有止菴之號焉人遂以世溫無復有意仕進矣獨其同年友劉球曰今世極隆平四方英傑莫不欲致身以効其用而顯其名世溫豈無是心耶人之止也不過順於命適於義暫焉假息而已耳使其道與

時逢則起而再仕也又豈不可乎蓋嘗觀易之艮止也而其為卦後乎震而先乎漸震主動而漸主進動為之前而進為之後何也誠以物之止也雖因動之極而亦有進之兆也世溫歷仕中外十有餘年其動也不為不極矣宜乎有今日之止也止而德益修譽益起又安知他日無進用之期哉世溫幸無因其止也而遂止焉吾知其進有可必矣世溫聞而喜曰得吾心也子故書以與之別

敬慎軒記

袁之南吉之北其山谿之最秀者防里也里中舊族世有閥閱衣冠者歐陽氏也歐陽氏以文學才行超出其夷等者俊質也俊質所居花卉秀內圖書連度律已有箴肅客有位凡俗人損友與非禮之物舉不得入乎其中者敬慎軒也夫名軒以敬慎豈徒以聳人之聽觀哉蓋將游焉息焉專致其功以為理心檢身之準則且心專於一之謂敬而慎則敬之所由存也禮曰毋不敬而

言禮者以慎節文為禮之教敬固不能不資於慎大學曰慎獨曰慎德而言大學者以敬為成始成終慎亦不能外於敬敬慎之道一而有志於學者皆欲致力焉存養於閒居獨處省察於言行交際惟恐其出於理而入於欲出于正而入于邪不敢以一息之頃一事之細而離外之則敬慎之功至而高可以探聖域次亦不失為有德之君子然敬慎豈可以聲求而色取哉蓋必有其寔焉俊質通古今之學襲故家文獻之覩葴脩於一軒

之內而知名表吉二郡閭蓋必有敬慎之寔矣其家子弟又皆嗜學篤行不敢放佚其亦敬慎之化有以及之歟予於歐陽氏世通家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湖東翰墨記

總記序箴跋并五七言詩為一帙題其面曰湖東翰墨是為邑庠友張行汝輗輯厥祖景初厥考澧陵司訓如旭厥凡汝輪與平昔所得士大夫文辭也汝輗間以示予請記予觀周隱君景昌所論陶淵明讀書臺而知景

初篤於好古觀劉司訓尚敬楊徵君嗣慶吳府教孟勤
胡翰林光大所稱頌夫書罔芸者而知如旭之學專力
乎其本觀張中書昌齡述貧樂而知汝輪能處分不外
慕觀周僉憲子治發揮自得齋之意而知汝輗尚信而
行將無不達及誦諸名賢詠歌其繪畫水陸動植之物
又知張氏世尚清灑有高趣則是帙固足為其家文獻
之徵也蓋自古賢哲蓋没而跡淪肉與骨相繼以朽獨
其名寔在世不亡者所賴乎翰墨相傳殆非富貴勢力

所得預也是知翰墨為重富貴勢力為輕矣然世之人往往重富貴勢力而輕翰墨甘於身死而名不聞亦何其不知所擇哉若汝鞮之輯是帙以遺其後可謂能輕世人之所重不以其所宜重者輕矣故為記之

郭氏靜軒記

葛陂之東西郭猶陳留之南北阮或以富甲于鄉或以學鳴于時舉其族為廬陵望則文有濟也其以西郭之殷思蕪東郭之所有如南窓翁之光風固可尚矣至是

其子宜英以出粟助賑感蒙璽書旌異之恩謁謝墀下
退即攜鄉先進著其靜軒之文謁予請曰某幸二親皆
年踰中壽無恙然鉅細家政晨夕奉養其責備於某身
故不敢以仕為意然父母愛子無不欲其學以是闢茲
軒外弛囂喧內置百書籍取其餘稍事誦習以規分寸
之益因名以靜蓋取孔明所謂學須靜也之意但未得
進為之方故年已邁而功無成願有以教之使得歸而
識諸壁間以自勵予既嘉其言益重翁有能子克紹其

富不忘學之志足可大其家也得不推明聖賢義理之學以助其進哉夫靜之為說不一其寔未嘗不一禮曰人生而靜者性之初也孔子曰靜而后能安學之進也周茂叔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道之立也性之初也雖至靜而鑿於形氣既汩之後非學無以復之道之立也雖主靜而昧于私欲未去之前非學無以明之學也者復性明道之具也其功初不外乎靜焉故孔明戒子必欲其靜以成學意固有在宜英師其意以名軒可

謂有志於學矣其為學也果欲致力於性道乎致力性道者聖賢之事求其說則在詩書求其途則在仁義求其行之所先必自親始故事親則推之於長而敬存焉達之於君而忠盡焉施之於友而信立焉凡有所為無不得其正者也其端惟在于學其學必本乎靜靜之所致宏矣哉宜英歸而充極其義以深其學以隆其孝以全其性道之天則聖賢之域即此而在豈待求之遠哉幸加勉焉予將翹首以望道德之光

喬林清趣記

逸者路君顯業讀書尚友不榮於仕進廬於瀘水之上背孤山之陰得喬林馬聳拂天蒼邃迷野緑歷代年擢雪凍而其蒼然者不衰又有激湍峻嶺丹崖白石流峙起伏以環其左右而嘉葩異卉効奇而騁秀爭妍而競美者狼籍無筭因曰喬林清趣而語人曰喬林之趣吾得之吾能言之蓋紆紫腰金羅侍從于廟堂與天子宣力治百姓貴吾之欲也而賦命賤故不敢希乘肥衣輕

連壤地于阡陌與公卿抗衡立當時富吾之欲也而賦命薄故不能有彼二者既不可得故寧偃息於喬林間負阻僻以自遂探曠寂以息喧任疎散以適情并舌力而畊通士庶而友主賓士階容至則焚香啜茗披清風抹皓月彈一局棊相與校古評今閱詩書而講道德及時明境閒四顧無聊則束韋躡屩陟巑岏窮幽奥以拾山芝而採野蔌與雲霞相追逐豁鷗野鶴共往還執熱則憇繁陰以自濯觸汙則掬清流以滌潔遇樵唱農談

則相與量晴測雨占旱澇以卜凶稔昕而作晡而息吽囂不入耳憂慽不集心毀譽不餙舌刑賞不加躬饑餐倦卧行吟坐誦無往而不自得故嘗盻庭柯為執戟耳林籟為歌鐘錦繡藍縷甘旨藜藿以視彼之逐逐於榮耀之途汩汩於利誘之鄉者其憂樂勞逸為何如哉此喬林之趣所以得之於吾而能言之也時雨谿劉球觧褐歸田里待用聞其言也愀然不懌泚然汗出以惶已而改然嘆曰樂終身之散者不願乎九錫之加貪一枕

之安者將忘乎千金之贈非其故自為異也志不同也遂次第其言為喬林清趣記

竹溪清處記

去書臺南將半舍有竹森如有水迂如有周垣疊守列其中也慭如是為竹溪清處乃友人管穀厚所居也盖其澤潤根深波澄而影映蕩日光以上層竿洗滌煩埃於既盡則竹得溪而益清也密篠覆流積翠拂砥塗潦消於根底蔌響而助其潺湲之聲則溪得竹而益清也

至其軒豁几張畫展在壁書床棋局錯置左右賔有容主有禮坐于垂陰之下面泗流以娛神滌慮誦説詩書則清響足以助其吟笑翠華足以滌其俗態又不知竹溪遭人而清歟人得竹溪而清歟且清者違乎濁之稱人之所難致也故伯夷以道清嚴光周黨以節清晉時士大夫以言清皆見異於人皆得流名于後世縠厚欲取竹溪之清以自附於古清者之儔固能違外世濁不依徇乎流俗矣况有子能力學思顯其親則其名豈不

足傳哉余嘗造竹溪得其清處故為之記

石谿新隱記

石溪在邑上游三十里其石錯布溪中昂若柱立蹲若黿伏鉅若息舟細若列棊莫不隨溪消長以為隱顯濵溪多芳洲稼壤連山奧谷是蓋天遺佳境以俟乎人也有達時變之士吳與栗氏宅闤闠間不樂交接之煩圖得閒曠之區以自息遂受石溪于前真定守芹寓彭先生之胥乃列宇其上闢扃飾徑以涖之雜植茂樹森篁

以周環之於是巉巖磊落布在中流者皆得獻其奇湍激鬬喧波洄相盪皆得雜乎吟誦之聲蝦魚鳧鷺出没竅穴濤浪之間者皆得與人同其樂幽葩異卉封苔漾藻雜然生於水陸者皆得以悦人情皓月柔風光霞暝靄之往來無窮者皆得以發人之妙思商帆魚艇欣以歸儒冠士屨樂以游則石溪因居與粟而勝益增美益彰矣使與粟之負羆藏道果如石之重溪之深堅所守而潔所行果如石之磨不磷溪之淆不濁基德衍慶以

貽其後之人也果如石之磐以固溪之流不息則其有石溪又豈不足砥其操濯其行哉昔者輞川名顯於摩詰德秀道就於陸渾地之與人交相賛也余於是既慶與栗之得石溪且慶石溪之遭與栗焉遂為之記

兩谿文集卷五